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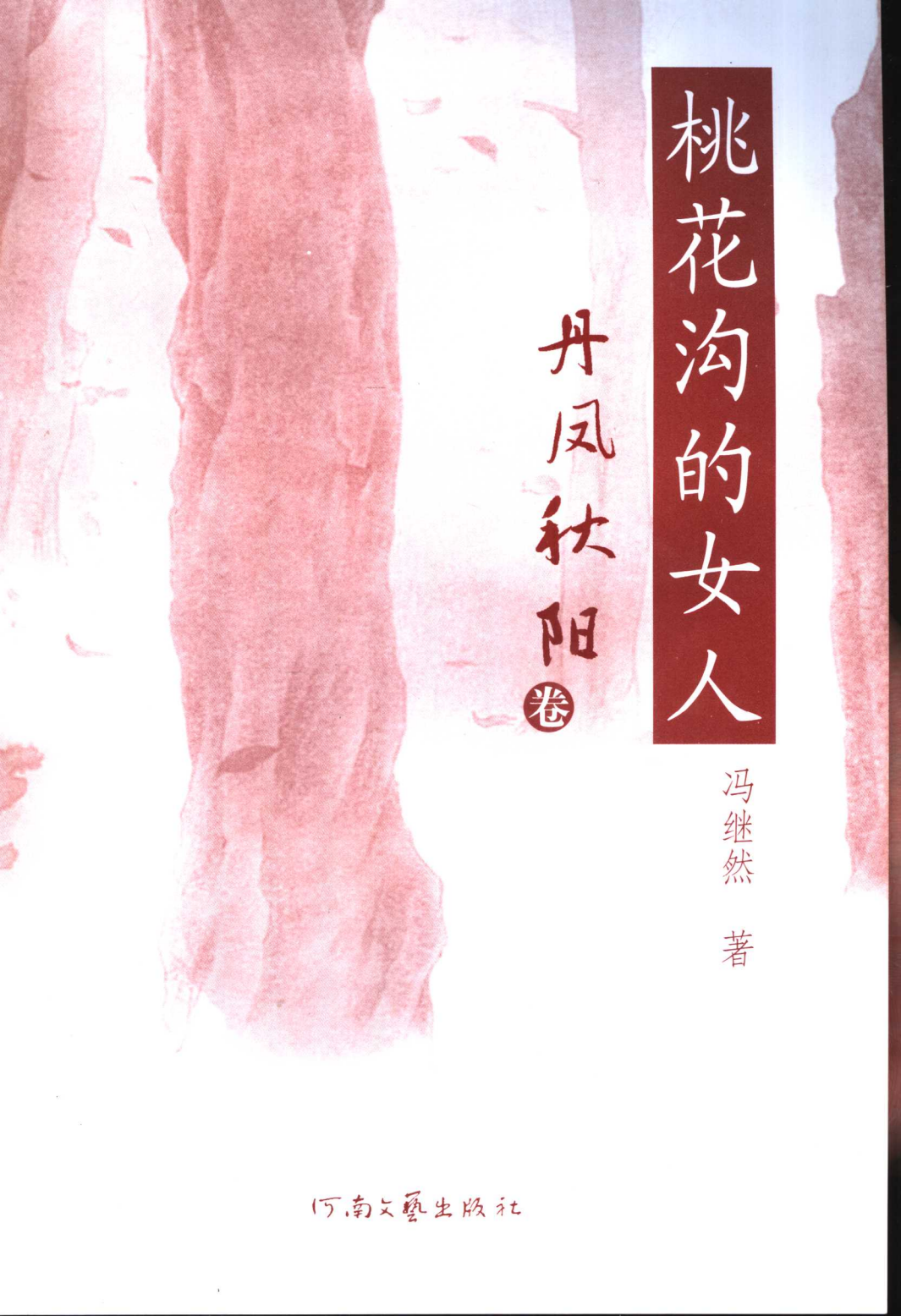
桃花沟的女人

丹凤秋阳

卷

冯继然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of a woman in a long, flowing red robe. She is depicted in a graceful, slightly twisted pose,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The brushwork is expressive, with varying shades of red and pink, and some darker ink outlines. The overall style is elegant and artistic.

桃花沟的女人

丹凤秋阳
卷

冯继然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沟的女人. 丹凤秋阳卷/冯继然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623-907-0

I. 桃… II. 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520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4.25

承印单位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字数 330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07-0

定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作者简介

冯继然，河南宛城人，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治系，现为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1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九女城》、《逃亡》，传记文学集《古城英烈》，中篇小说集《汉官双凤怨》，计二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获奖。《桃花沟的女人》是作者多年农村工作经历的文学结晶。

走进当代农村，了解当代农民。

——题记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5
第 三 章	30
第 四 章	44
第 五 章	64
第 六 章	79
第 七 章	94
第 八 章	109
第 九 章	124
第 十 章	138
第十一章	153
第十二章	168
第十三章	183
第十四章	196
第十五章	211
第十六章	226
第十七章	240
第十八章	256
第十九章	271

第 二 十 章	288
第二十一章	302
第二十二章	317
第二十三章	332
第二十四章	347
第二十五章	363
第二十六章	378
第二十七章	392
第二十八章	408
第二十九章	422
第 三 十 章	437

第一章

桃花沟的女人都漂亮，漂亮女人的身后都是非多；桃花沟的女人都了不起，了不起的女人爱遭人嫉妒；特别是又漂亮又了不起的女人们，对她们的流言飞语就更多了。做漂亮女人可真难，做了了不起的女人就更难。

桃花沟人把了不起的女人称为“能”。谁要是做了在众人眼里比较难做的事情，或做了轰轰烈烈的事情，桃花沟人就说，你看人家有多能。能，本是聪明的意思，但桃花沟人说能的概念很广泛，桃花当了县委组织部长叫做能；小兰考上大学叫做能；云霞往往出奇招儿给桃花沟人办好事叫做能；英子在外边打工挣足了票子叫做能；桂枝短时间就当上了副厂长叫做能；杨花嫁给了海栓子叫做能；就连桃花沟的“狐狸精”花子跟男人睡觉挣钱也叫做能。依此类推，“能”把什么都概括了。但对既漂亮又能干的女人们，桃花沟还有个贬义词叫做“浪”，嫉妒别的女人有本事，心里又不服气时，就说你看人家多会浪，或者多会浪摆呀！咱咋能跟人家比？实际上，桃花沟还有两个真正的能女人，但却说不上是浪女人。一个是关家的小媳妇——从来不显山不露水，一天到晚都埋头苦干的薛秋阳。其实，薛秋阳名叫薛秋艳。桃花沟人也许是水土的原因，都把“艳”的字音读成“阳”。时间长了，外边的人也都这样叫，薛秋艳也不

在乎。反正名字只是个符号，再说又不是啥名人，一个山里女人何必把名字认恁真？

薛秋阳有次跟自己的好朋友——郭家媳妇姚丹凤在山上锄地时扯闲话说：“世上成事的人分三种。一种是靠自己的本事和勤劳，这种人谁也不巴结，就凭自己的一双手，就凭自己的汗水；一种人是靠溜须拍马钻窟窿，只要有好处他就上，拿自己的脸面当屁股；还有一种人是福气，张开嘴天上就掉饼子，摔跟头就拾到金元宝。咱既不会拍马溜沟子，也没有那种傻福气，只有下死力扑腾了。咱也不去招惹谁，但谁也别想招惹咱。”丹凤也算得上能女人，听后就笑着回秋阳：“哟，你说那三种人我赞成，不过要说不招惹，这事可就难说了。即使你不招惹人，难说没人招惹你。就凭你这高高挑挑的好身材，就凭你红扑扑的脸蛋子，还有你这两只会说话的大眼睛，还愁没人招惹你？不说这些，就说你这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就不知道迷倒了多少人？咱桃花沟的骚小伙子多得是，不少人急得像疯狗似的围住女人的屁股转，你就是给他们放个屁，他们都想闻个够。关晓军又常在外边少在家，要是要是……”丹凤的话还没说完，秋阳便瞪了她一眼，扛上自己的锄头就走了。不管丹凤在身后“嘻嘻哈哈”地怎么叫，秋阳连头也没回，给丹凤弄了个大没趣。

秋阳本是山坡的姑娘，前年才嫁到桃花沟，丈夫名叫关晓军，在一个建筑公司里当木匠。因二人父辈是老朋友，就结成了桃花沟人说的娃娃儿亲。秋阳嫁到关家后，关晓军跟秋阳还没过完蜜月，就又到工地上去干活了，往往是十天半月才回趟家。遇到工地上任务紧，或者这个工地离家远，实在不好请假的话，一个月四十天才回趟家，但没住上几天就又走了。有时候秋阳在被窝里埋怨他：“为啥这么多天才回来？难道你就没想

我？”关晓军就憨厚地笑笑说：“谁不想你是小狗！我每次找领导去请假，人家就说我是年轻人火力旺憋不住，想回家跟老婆亲热吧？弄得人怪没意思的。”秋阳就“嘻嘻”地笑着问：“那你说是不是这样的？”关晓军就把头拱在秋阳的胸脯上，抱紧秋阳一个劲儿地亲。往往是亲得秋阳春情荡漾，就把晓军往自己身上推……小两口尽管每次都是浪涌波翻地折腾，在滚热的土地上撒下了无数的种子，却没有任何的收获。有人说也许是关晓军不中用，种下的都是瘪谷子，不然秋阳凭好的地儿，咋就没苗子出土呢？有人说也许是秋阳的地儿太硬，种子根本就发不了芽儿。谁想说啥就说去吧，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只有关晓军和秋阳最清楚。因为二人悄悄去医院检查过，种子和地儿都没事，关键是没赶上好节令。再说二人还年轻，也不想过早要孩子，只想趁机多挣些钱。就这样，关晓军在外边要技术，每个月挣回一千多。秋阳就在桃花沟，也学别人养猪和养羊，一年也能挣一万多。村里号召集资时，关晓军听了秋阳的话，小两口给村里集了五万元，也算是桃花沟集资的大户。集资多就算是贡献大，贡献大就算是有脸面，因此，秋阳在桃花沟也算是有点脸面的女人。

但是，秋阳也有忌讳的事，那就是生来爱面子，加上自己没孩子，总怕别人背后说闲话。今天在地里干活时，姚丹凤无意间的一句玩笑话，却触及了秋阳的痛处。秋阳是正派的女人，从不跟小伙子们开玩笑，更别说跟谁打情骂俏了。就是那些骚小伙子们向她叫嫂子，要是有半点不正经，或带有俏皮的意思，秋阳要么是不搭理，要么是起身就走了。时间一长，都知道了她这怪脾气，加上关家是老户，他们家的人缘又好，再没人敢给她开玩笑。丹凤本想着两人关系好，秋阳不会计较啥，谁知却讨了个大没趣。当时，秋阳的确很生气，她最瞧不起女人

不把自己当人看，作践自己的人格。本来，秋阳对丹凤并无恶意的玩笑话，想不轻不重地骂几句：姚丹凤你可真不要脸，你巴不是自己想那样儿浪，拿我来发泄你的心思吧？如果她真这样做，丹凤根本就不在乎，只能算一般的笑料。但秋阳是个有心计的人，她有一条在人们面前没有卖弄过的哲理：有时候，无声的回击比有声的回击更有效。事实也真是这样的，秋阳回到家把要做的家务干完后，正想坐下来喘口气，丹凤就找上门来了。

桃花沟分大村和小村，大村住的都是同姓的大户，而小村自然是小户了。实际上大村和小村离很近，相距也就是几百米。东边就叫东小村，西边自然就叫西小村。虽然关晓军住在西小村，但关家在桃花沟是大户，关晓军也算是大户子弟。秋阳住在西小村的村东头，离大村的距离就更近了。而丹凤却住在大村的村西头，虽说不是一个村，其实相距不过一箭地，彼此喊一声就能听到。正好两个村的中间有几棵合搂粗的大柏树，遮云蔽日形成了很大的树荫地儿，夏天，中午乘凉或夜间在外边睡觉避露水，不少人都聚集在柏树下。所以，这里也算是个人场子。至于妇女们热天做针线，这儿也是难找的地方。秋阳和丹凤差不多是同时嫁到桃花沟的，都算是桃花沟的新媳妇，就是在这种机会里，二人才话里投机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就是你到我家来串门，我到你家去坐坐，真个是无话不谈了。不过，有时候的事情也难说，丹凤可不像秋阳的性格，啥事都闷在心里头，不考虑成熟决不说，说了就要干个样儿。丹凤是个快人快语的女人，想到的事儿就要说出来，做不做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既然决定做，做不成是决不罢休的。她跟秋阳相同的是从来 not 沾别人的光，不同的是也决不轻易吃别人的亏，就是吃亏，也得让她吃明处，得把理儿给她说透了，要不，就是亲娘老子

也不中。今晚丹凤找秋阳，一是因为下午的事，秋阳甩下她走开了，这让她的面子很难看，也使她心里很憋屈。二是她刚从地里回到家，听老公公说了一件事，她心里不由得打起鼓，再也不能平静了，便想来跟秋阳作商量。

丹凤是山坡的姑娘，嫁的是郭文志的小侄子，也就是郭文志兄弟的儿媳妇，还是郭文志的大媒人。丹凤在娘家当生产队会计时，就是有名的铁娘子，人长得修长又匀称，脸盘端庄又秀丽，特别是她那长睫毛，透着女人的英气，只是肤色不算白，但也不能说是黑，属于那种既耐看又不轻佻的女人。丹凤最大的个性是脾气倔，能说会道又能干，从来不服谁的拢，就是担挑子爬山路，也不比小伙子们跑得慢。本来山坡和桃花沟就不远，据说桃花沟的小伙子们，不少人都看中了她，不少人都托人去说亲，但丹凤就相中了郭文志的小侄子郭小林。为啥？帅，郭小林在桃花沟的小伙子中，称得上无人可比的帅哥儿，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儿，那可真是帅呆了。他那一米八五的个头儿，方方正正的脸膛，高鼻梁加上大眼睛，别说姚丹凤能看中，好多姑娘想追郭小林还追不上。再加上郭小林会开车，先前买了辆拖拉机，后来又买了辆汽车跑运输，这几年也攒了不少钱，这就更加有魅力了。再说，郭小林的爹是个老教师，过去在镇上教中学，前年为了生活方便些，回到了村里教小学。在山里，这算个不错的家庭，要不是丹凤人漂亮又泼辣，加上是有名的铁娘子，说不定郭小林还不愿意呢。丹凤和小林成婚后，巧的是也和秋阳一个样儿，也许是小林经常在外边跑运输，在外边比在家的时间多，至今也没有怀上孕。往往是相同的命运，就有相同的语言。秋阳和丹凤二人好，也许这也算是个原因吧。丹凤今晚来找秋阳，并不是要道什么歉，她也不想向秋阳讨说法儿。玩笑就是玩笑嘛，说过就算说过了；二人在一块儿恁要

好，开个玩笑都受不了，一句玩笑话都搁心里，那还算啥好朋友？但这话好像真伤了秋阳的自尊心，要不主动来坐坐，顺便再拉会儿家常，反倒是自己存心了。事实也真像丹凤所想的，二人一见面一说话，啥事都无影无踪了。

丹凤见秋阳的时候，秋阳正在纳鞋底。秋阳有一手好针线活，不管是裁剪缝纫做鞋子，当姑娘时在村里就很有名，谁家打发闺女或接媳妇，大都请秋阳去帮忙，秋阳也乐意帮助人。要说秋阳纳鞋底，还真有点讲究哩。自打秋阳会做鞋，关晓军那双大脚上，就穿上了秋阳的那颗心。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娃娃儿亲，重要的是关晓军的母亲不中用，针线活儿就更不用提。关晓军小时候是打赤脚，后来就穿上了当时很时髦的解放鞋。解放鞋要说很方便，旱天雨天都管用，但是容易出脚汗，一天干活下来后，关晓军的半截子鞋面都湿透了。况且关晓军是汗脚，别说鞋子从来就没干过，就连袜子也没干过。自从穿上了秋阳做的布鞋后，就再也闻不到他那熏人的脚臭了。所以，关晓军很喜欢秋阳做的布鞋子，更喜欢没过门的媳妇对自己的那颗心，有时候还在人前炫耀自己的媳妇有能耐，只要是穿上新鞋子，总要让别人看看自己鞋底上的图案，这就是秋阳的本事。秋阳还没过门时，按照桃花沟方圆的规矩，凡是订婚的男女，每年的端午节和中秋节，男方都会派自己的妹妹或小弟弟，把没过门的媳妇叫（请）过来，在男方家吃上一顿饭，顺便给人家买一套新衣裳，然后男方再用自行车把女方送回去。但秋阳每次来晓军家，都提前做好了十来双鞋，晓军家人人都有一份儿。不过是给谁做的，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里不仅是看大小，重要的是看鞋底子。给关晓军做的鞋底上，不仅做工很精细，正脚腰的二寸底，上边要么是几个“战天斗地”的口号，要么是用小梅花拼成变形的“心”字，这就是无声的语言。那年月做

鞋子很时尚，妇女们上工去干活，都会把要纳的鞋底子掖腰里，歇晌时男人抽旱烟或聊闲话，或者占方（一种简单的棋艺）吹大气。女人便插空儿纳鞋底。那时候女人不离针和线，男人没事便闲扯淡。直到现在，年轻人都穿皮鞋了，但关晓军仍然穿秋阳做的布鞋子。为啥？布鞋不但不出汗，而且穿着很舒服，再说也是习惯了，啥事习惯就成自然，就不容易改变了。所以，秋阳仍没有从纳鞋底中得解放，一有闲空儿就做鞋子。丹凤和秋阳见面后，很快便扯到了正题上。

二人所说的就是村里要公开招聘厂长的事。这事，村里前几天就有议论，但一直没有定下来。丹凤从地里回家后，老公公就对她说：“我刚才在你大伯那儿，他说纸箱厂和水瓶子厂要上马，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当厂长。大成说让你大娘来做事，你大伯咋着也不同意，说这事要让你大娘干，就凭你大娘的火性子，她能把全村的人都得罪光。今天村里研究了，决定公选俩厂长，谁要有能耐就站出来，是骡子是马先遛遛看。你大伯说你想干事也能干事，是个当厂长的好料子，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接这事？让我回来先给你说说。你要是有把握就出头，没把握也就算没说。这事你琢磨琢磨吧，想好了给你大伯个话儿，他会在村委会上支持你。”丹凤说：“爹，那你说这事我中不中？”老公公说：“嗯，嘿嘿，要我说，你大伯的眼神儿没有错。村里这么多年轻人，挑过来再挑过去，除了云霞、杨花和英子，还真数你有能耐哩。”老公公说完就去学校开会了。在桃花沟，过去是公公跟儿媳妇不答话，但老公公郭文礼是老教师，曾在几个小学任校长，现在又做了山坡和桃花沟技术学校的校长，自然是少了些陈腐的观念，多了些家庭的民主。家里有重大的事情，还要召开家庭会，让大家都来发议论。要不是学校要开会，也许为了这件事，家里还要展开大讨论。现在给丹凤

先说说，就是让丹凤先想想，郭文礼从学校回来后，肯定还有高见要发表。只是丹凤听说后，便在家有点坐不住，就跑来跟秋阳作商量。因为要公选两个厂长呀，就说自己能干得了，可还有个厂长的位置哪。要是秋阳也出来干，那可是再好不过了。没行市咱有比试呀，别看秋阳平时不显山不露水，都不知道她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可我丹凤知道啊！秋阳虽然话不多，但说话丁是丁来卯是卯，要是跟谁较起劲儿，就是天王老子也不买账。搞企业就是靠管理，管理就得靠认真呀。只要秋阳出来干，俺俩也算是做个伴儿，有啥事也好商量啊。丹凤这就来找秋阳了。

秋阳听了丹凤的话，沉默了一会儿问丹凤：“呀，搞企业可不容易呀，你心里到底有啥谱儿？先说出来让我听听看。”丹凤说：“搞企业当然不容易，要是搞企业容易的话，那赖蛋儿也能当厂长了。这需要胆识和谋略，需要舍下身拼打的。不过，要是让咱像英子那样儿干大厂长，或像云霞嫂那样儿当总经理，整天摆开八仙桌，接待十六方的生意精，也许咱真差点劲儿，咱也不会去现眼。可咱干的是生产，就是管理个小厂子，这也难不倒咱姐儿们。要是说到有啥谱儿，这事我还真没谱儿，有谱儿还能来找你吗？不过即使没啥谱儿，我也琢磨了个差不离儿。你说水瓶子厂和纸箱厂，能搞多大的规模？说白了就是水厂附属的车间，产品直接供应水厂用，又不是到街上去叫卖；你说这还能难倒谁？难道咱姐儿们连这点能耐还没有吗？”秋阳说：“你说这也太简单了，要干就要干好了，就要干个样儿看看，让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服气，这才算得上是厂长。再说，现在村里红火了，人人都在搞竞争，都想当个官儿捞好处。别说是当厂长了，屁大的事还想伸手要，都削尖了脑袋往上挤。你能说会道出了名，还有大公爹在后边撑着腰，只要你想当厂长，

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我咋能跟你相比呀？桃花沟谁个不知道，我薛秋阳是个闷葫芦，从不跟谁争高低，猛一下子去争厂长，说不定会把有些人的嘴笑歪。再说我也没后台，也没人在背后支持我，我看我就不说了，你想干你就准备吧。要是让大伙儿投票的话，我一定给你投一票。”丹凤听后就瞪了眼，带着恼怒的语气说：“秋阳你这个推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小驴子，你说咱俩是啥情分，我好心好意来找你，就是跟你商量咋办哩。可你却给我说这话，你良心让狗给扒吃了？我可给你说清楚，你可别学那死心眼的驴。当时我跟你商量去水厂的事，你说你生来就是扒坷垃的命，这辈子就没想过当工人，还是让有能耐的人干吧。我知道你心里想的啥，还不是怕关晓军不在家，你怕在外边风风火火的别人说闲话，脏了你的好名声。我们郭小林也不在家，就是看你这样做，我也死了去水厂的心。现在看是我们想错了，人家在水厂的姑娘小媳妇们，一个个干得欢欢的，都收拾得齐齐整整的，每个月都拿几百元，我看谁也没把人家的牙掰了。我俩倒好，整天跟坷垃猪羊打交道，脏得没鼻子没脸的，谁也没给我们立牌坊。再说，你就没看现在是啥时代，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代，要还认过去的黑杆秤，步步在人家的屁股后，那才被人家笑话哩。人家不说我们是憨女人，也会说我们是笨女人，是没理想没志气的小女人。再说你也别挖苦我，我有啥能说会道的，还有啥子后台呀？我姚丹凤有几斤几两重，我自己当然很清楚。你薛秋阳有几斤几两重，就说别人不知道，我姚丹凤要是不知道，那算我的眼睛瞎了，算让你把我给卖吃了。还有村里说明了，这次是公开来竞争，是骡子是马就遛遛看，就说出你的道道来，让老老少少都评评。可不是暗箱来操作，你有啥子好怕的？不过你要是真没胆，我姚丹凤也不勉强，决不会牵着你鼻子走，我干吗拿好